

疏其言而獻之觀才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見遇有差除必先疏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故惟旦奏無不俞允焉

錄曰真宗之信王旦豈誠心與直道歟始

也。婚之以固結其心終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旦不能任帝之詐帝亦豈能信旦之言乎以為近密則可以為慎守則未也蓋慎者當官之義自始至終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貽臨歿之悔耶觀者當默識之

名臣錄張忠定公前後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既至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懋愜蜀郡大治上曰得詠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其見信任如此嘗問李叟曰百姓果信我不對曰侍郎感慮及民民安得不信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王沂公嘗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夷險可以一致其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人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馬必沐浴潔服而入

杜祁公平生直諫忠信取重天下嘗曰衍歷

年多任事久上為君上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凡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復至公待物樂與人善既知其人則無復毫釐疑間始琦為樞副論難一

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門曰諫議曾看否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其自信信人不易得有如此

錄曰三公者國之著蔡時之柱石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長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

然則君子可不益自勉哉益自勉哉

弘道錄 終

弘道錄

信

君臣之信

仁宗信任大臣擇報聘契丹者呂夷簡薦富弼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而命弼主北事仲

淹主西事弼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容進樞密直學士弼固辭曰國家有急不可憚勞何至以官爵賜馬遂往

錄曰史稱帝剛斷不足豈其然哉以平治貴輔相以北事責富弼以西事責仲淹帝

之斷有餘矣有道之世大抵如是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原其故正以懷祿者多徇國者寡賢不肖混淆以致君心之不固也然則弼之辭官豈無謂哉

富弼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

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弼曰塞鴈門者備无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遂進說曰壯朝志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

俠三

諸將言壯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昔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上下離叛故契丹師勝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平今中國兵精

馬壯法令脩明上下一心果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蓋歸人主群臣何利焉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錄曰始契丹之報聘也擇無敢遂行者雖鄭公毅然請往而歐陽公上章留之豈非天下之至難乎及鄭公之既至也虜未見可畏者雖反覆數百言未嘗有以難之又安見其至難哉蓋不難於夷狄而難於信

義中國之所倚仗惟信與義可以攝服夷狄之心合此而論強弱較勝負非君子之所敢知也然則今之鞬韉豈皆無一毫之人心乎抑無信義以結之乎若苟開誠布公啖以利害曉以榮辱雖未能盡如吾意

亦不至如斯之背戾也然則為國者何憚而不為乎

雷弼後如契丹特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至不復議婚專欲增幣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

乎然則為納字弼亦不可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此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古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

兵於突厥當時或稱獻納其後謂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聲色俱厲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錄曰景德之誓書一慶曆之誓書二景德之和好近慶曆之和好遠以仁宗之世畧

不如漢謀不如唐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惟恃一弼之誠信以爭二字之獻納華夷之際亦可觀矣雖然有帝之謙光而爭納字不為過有帝之節儉而增歲幣不為侈有帝之天性仁愛而弭患息兵不為虛文不

然口受之詞與臨發之言尚有異同何况異日之史筆乎此又不可不知

時西邊用兵守備不足种世衡建議延安東有故寬州廢壘請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壯可圖銀夏之舊

朝廷從之及成賜名青澗城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種未嘗出獨郡守問世衡名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羗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

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楚而超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兄弟親信用事欲謀閉之有僧王光信者趨勇習知蕃部道路奏以

為三班借職乃為問書使遣其貴人喻以早歸之意元昊信之果疑野利兄弟卒以誅死使其臣李文貴報言許以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仲淹諭以朝廷開納德意縱使還報自是元昊請降遂稱臣如舊

錄曰愚觀神氏本出放後初無聞於時也而其後世遂為名將要其立功青澗奴說為始野利剛浪為終其始也臨不測之淵冒不慮之險其終也以前日之信立後日之謀今之為邊帥者可不不知所務乎或曰

俠三

世衡之時有仁宗在上仲淹在下故能成功若君非寬仁大度將非公正明信則雖欲決策於一時且不能况望馳聲於後代乎此又不可不察

○司馬光為人忠信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

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大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必曰君實得無知乎及居政府凡新法為民害者剝奪盡或曰庶豐舊臣多檢巧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咸信之曰此先帝本意也

錄曰人何以不可對人言乎蓋人者對己之稱己非可以自欺而可欺人乎哉今之欲欺人者雖百計言詭然其本心之明有

終不得而昧者是必支離洒忍欲言而蹙起也大學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又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于人者乎其所以墮革宿弊勇罷新法皆其自信中來也雖天不祚宋

俠三

五

亦未如之何也已

唐介拜參知政事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度有所更變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辯折要是非之歸未嘗及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

錄曰愚觀唐子方何其幸哉始也直聲滿天下終也直道滿朝廷士之生斯世為斯

民雖微賤亦思自副矧貴重乎雖一命必思自効矧相業乎其所以益感知遇敬信不疑上下之間同是無負而已

常安民主信為治至人不忍欺與安悖同儻悖深奸常毀素所善者安民曰若人不厚於

君乎何詆之深耶悖曰吾心實慮之姑面矣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反其人乃李林甫也悖笑曰直道遠君當貴輸我故安民常曰處厚若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謝寧復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耳後悖子坐誅果如其言

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推時政尤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見幾微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

愛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夫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寶五王皆前世已然之禍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

俠三

六

一人而制兩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其言歷歷皆驗又言呂惠卿賤性深險今過關必稱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聖留京後請對果然帝正色不答時論快之又嘗極論章悖蔡確曾布時蔡京之惡未著人

多柔信安民獨言亦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尊前後至數十百上皆確論也錄曰夫策龜藥石世並珍異者蓋藥石能治已然之疾而策龜能決將來之禍無筮

龜則藥石無所措其手無藥石則筮龜不能信其用要在夫人之決計何如耳宋之天下譬則人之一身始焉不信平和之劑妄投藥餌率意不顧以致內而腹心外而四肢莫不疴然病也中焉力施救治之方百計愛護思欲挽回是以上而眉宇懷而顏色莫不登然喜也終焉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於是病加於小愈患者於息情而膏之上膏之下膿然不可解矣此安民之言信若龜龜然而不能用者國之元氣關於運之盛衰人之死生係於命之脩短有如宣仁者天若祚之以眉壽終之以至公永無杜飯之虞何至調戲之患則雖有百狼千虎將見天高月升不能恣其咆哮也惜乎元祐淪亡紹聖繼作中朝列為荆棘人

類化為鴟鴞詩不云乎內與于中國軍及鬼方其言不作可信而尤可痛也

楊邦又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信愛居無事時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信於家稱於鄉信於友至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之大節非一時適然也初攝漢陽號令明信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拜又立獄囚趙明於庭以誠信結而遣之翌日明果悉里中豪傑擒賊討平之時通判建康金兵渡江杜克下令城守邦又信之明日克適金陵空無兵知府陳邦先出城迎虜克先降惟邦又不屈大呼我豈降虜者耶邦先降凡不言邦又素有疾道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有兄番老仰分祿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寧不念比邦又曰茲人之常情查獨無情乎家國不兩立吾信無疑矣凡木置酒召降者飲邦又及階以首觸柱礎曰我豈與犬豕同醉飽乎明日邦先復諭之曰事無可奈何願少回意徒為死無益也邦又瞑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

屈膝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劉圓錄取幅紙示之曰無多言為趙氏即書死字為我即書活字於是取筆書死字劉猶不信又刺血書衣襟曰宣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又明日復登問邦又大罵劉裂襟以示虜始信遂遇害相與剖腹取其心而視之

錄曰愚親宗澤之憤杜克之暴邦先之降邦人之刺皆汪黃用事君德不測之所到也而金陵王氣所幸非江浙一隅可比帝已失之東隅庶幾收之桑榆而縮手無眾坐待嗙亡然猶延數世之脉者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城可破而幅紙不可破將可虜而血書不可虜向使忠義不作胥於夷狄矣而能立誠示信凌天貫日庶幾猶生尚賴不沒

岳飛受命討楊公而張浚都督會朝廷詔還防秋浚召飛欲候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郡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耶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所以難若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之助
雖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解散而後以王師乘
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
先是所部皆西壯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
顧用之何如爾乃遣使招諭其黨黃佐既至

依三

九

附佐背曰子知逆順立功封侯宜足道哉至
是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
腹心潰矣遣歸湖中欽又說全琮劉說來降
公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預伐君山木為巨
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行乃急擊之賊奔
港中復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遂赴水死飛入賊
壘餘首驚曰何神也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
至浚歡曰岳侯神美也初么恃其險曰欲犯
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為讖而信之
錄曰人皆謂岳侯神美愚竊以為飛之自
信也其言曰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觀

以水寇攻水寇是其智果八日而捷是其
信招之能來推之能去俾其心服是其仁
欲犯我者除是飛來是其勇無俟來年別
議必欲都督少留是其嚴智故不困信故
不喪仁故不殺勇故不懼嚴故不惑回視

富平之役符離之師其兇賊爾以親服神
笑之人他日督府之議竟致面違心否况
其他乎是可以為浚惜而不足為飛病也
吁可嘆哉

楊存中為人忠謹高宗為康王開大元帥府
即親信之時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帳
不令頃刻去側及南渡江駐蹕江浙存中以
勝捷軍從張俊守兵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
擢為御前統軍進神武中軍統制後復欲留
置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為不可易也

依三

十

在殿巖凡二十五載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
上稱敵十策步帥趙密謀秦其權因指為喜
功生事竟代之未幾遽聲日急帝如建康詔
為御前宿衛使使扈蹕因語宰相曰揚存中
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又曰朕

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撫綏之過於子弟曩
於趙密之代不安寢者三夕於是出入四十
餘年至孝宗尤信重之呼為郡王而不名
錄曰愚觀中興諸將岳飛楊最密者
如波濤洶湧雷震奮迅始終不失其正故

天下後世重之密者如指之在臂臂之在
身東西惟命所使故當時人主悅之觀秦
檜殺岳飛祥為不聞而趙密代存中適為
不寢帝之存心厚薄於此分矣非與國人
交止于信也

皇明名臣錄李文達公賢為人忠信嚴密處
掩友恒惇信義言有不合終不失和氣得時
行志自三揚後莫能及之
英廟獨承寵遇

憲廟繼統信任日篤初薦布政陞瑜為刑部
尚書石亨以私請之又不召對人為公危及
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且謂擬侍郎公曰
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欺不信竟擬
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又舉
耿九疇為都御史軒輅為尚書未成耿為石

依三

十一

耿九疇為都御史軒輅為尚書未成耿為石

亨所排軒亦以權貴侵官托疾去公屢言于上而遂之年富亦為石虎所誣反亨敗力言富可大用起為戶部尚書會缺禮部侍郎有

近習求薦陸

上問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惟學士李紹可因言適者士風不立多寅緣求進如用經請面召吏部論之庶幾士類知時家宰

王翔以老成可馬馬昂以儀表皆為

上所眷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文則委王武則委馬至

御前時咨既已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二人卒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錄曰愚觀

英廟之時謔邪接踵幸而天心厭亂曹石之徒

上實不堪乃遂其所美之威福而與吾柄執

之公亦深戒甘露之變懲黨禁之禍不為

微倖長亂之事以是謔言不行信任無黨終能成輔相太平之功後世既不能鑒于

已然又不能戒于將來徒恃激切之行冀成回天之功非惟不信而反害之蓋以此也讀者不可不察

都御史韓雍為人洞達凱爽有信義敢於有為篤於自任成化乙酉兩廣弗靖與都督趙

公輔受

命往征二人相推相信深謀密議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初議欲分江西兵由庚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

鉞臨戎專制閩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太藤峽賊之巢穴不圖而趨

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止可以斷

陽峒諸路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又欲誘脩

仁荔浦獯狁出而殺之則餘黨可不勞自平公謂奉詞致討責乎名正誘而殺之信義虧

矣乃分遣左右為二十五哨而公與太監總兵及廣西總兵歐信等領中哨尅日進討獮

月而脩仁荔浦平乃移師潯州乘勝而進諭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遂謹呼卒以尅滅蓋公以應變決策為之主信賞必罰為之輔一惟至公無私宜其成功甚速

而大也

錄曰傳有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達乎順斯乃所以成功也然則如韓公者其一時之人傑也歟錄之

私道錄